

郭凤山诸人暗通声气，密谋大举。站有免费乘车券，乃私赠党人作来往京奉沿路之用，前后罄数万纸。其后滦州义军之反正及京津同盟会之活动，此举与有力焉。

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起，湖南、陕西、山西各省先后响应，清廷震惊，迅令京奉各镇停止秋操，并调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率所部开往长江平乱。时二十镇适驻滦州，绍曾遂按兵不动，与第二混成协统蓝天蔚、三镇统领卢永祥、二十镇统领伍祥桢等乘机联名向清廷要求立宪。家珍与二十镇中将领早有联络，知绍曾等蓄谋进兵南苑以占据北京，故阴为之助。时清廷方由欧洲购取大帮军械，绕道西伯利亚经京奉铁路输送前敌，东督赵尔巽特派彭家珍、刘其达、张允仁等负责押运。道经滦州，家珍利用机会，先与其学生商震、程起陆等商定扣留方法，乃密电绍曾，请其在滦派兵截扣，原电略云：朝廷无立宪之意，不惜购买军火自相残杀，珍恭逢运输之役，苦无挽救之方。军火到滦，望公等妥为保护等语。绍曾得电，乃将军火截留，并电告鄂军政府以扣截经过。清廷得电大骇，因有颁布宪法十九信条及特赦党人之举，惜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与张绍曾、蓝天蔚协攻北京之计划，因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而致瓦解，而清廷亦罢绍曾职而代以潘巨盈。绍曾虎头蛇尾，竟违反众议，自愿解除兵柄孑身以去，致令家珍扣留军械之深意竟成水泡，良可慨也。

张绍曾既解职，家珍虽极失望，仍极力策动施从云、王金铭、冯玉祥以所部举兵反正，时汪兆铭、黄复生已出狱，北方革命同志张煊、赵铁桥、罗伟章、杜黄裳、陈宪民、黄子宾等二十余人组织京津同盟会，以为中央革命之枢纽。并赁天津俄租界洋房为机关，家珍与焉。众议举家珍与黄复生、赵铁桥、罗伟章等往沪，制造炸弹，并联络南方党人请求接济。家珍、复生以是留沪研究制弹方法。四川旅沪党人欲推家珍回蜀主兵事。家珍曰：“北京为清虏根据地，四川枝叶也，拔其根本，枝叶自萎，吾愿任其难，四川之行，非吾意也。”于是江苏都督程德全乃任家珍为北方招讨使。党人亦推之为北方暗杀部部长。由秦皇岛密运军械炸弹入京，是岁十一月抵津，乃锐意进行工作，使同志吕绍、刘应移等分任所事，己则毅然以狙击满清权要自任。

时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且予南北议和全权。世凯挟和议以自重，禁卫军总领兼军咨处副办良弼知世凯有异志，乃组织宗社党以制裁之，目的在拥护清室阻挠共和，世凯威吓清帝退位之计划，因之大受影响。会冯国璋攻下汉阳，而王金铭、施从云等举义滦州，亦如昙花一现。清酋主张顿趋强硬，南北和议以是中断。家珍奋然曰，事急矣，良弼梟雄也，此獠不灭，终为革命大患，吾不急除之，人其谓我何！遂挟炸弹日夜伺之，以良弼

防卫森严，苦不得机会。筹思再三，忽忆前任奉天讲武堂教习时，该校监督崇恭与弼友善，乃拟派其学生熊斌、刘升之兼程赴奉，用崇恭名致电于弼，伪称赵尔巽愤宗社将亡，举恭来京，共图挽救；预计电到后，与同志各怀弹，持崇恭名刺分赴良弼、荫昌、铁良等宅，诱而杀之。以此商诸同志，众虑其谋太险，徒死无益。家珍慨然曰，赴义岂能相强，我一人为之可矣。遂偕杜黄裳、赵铁桥、陈宪民数人入京，税居中西旅社，求良弼小照得之。至十二月初六日，始探悉清室内廷于是月初八日假腊八赏赐喇嘛恩粥典礼，召集诸亲贵密议南北战事，默计机会难得，遂避人作绝命书寄诸同志，并嘱其仆伍焕章次晨将衣物运津交民意报馆。及期乃服标统制服，身佩军刀，乘车诣金台旅馆，言自沈阳来，因军事来京，怀出崇恭名刺予之。遂命车入前门，先至军咨府及良弼旧宅，均不遇，复诣红罗厂良弼新宅。阍人答赴摄政王府未归，乃趋候门外。有顷，良弼施施而来，遂回车踵之。甫入门，弼下车，家珍亦下，出崇恭刺求见。弼曰，夤夜至此，胡匆迫乃尔。家珍乘其不备，掷一弹未中，又掷之，轰然一声，阶石尽裂，良弼被炸断左股，晕绝卧地，弹触石反射家珍头部重伤而殒。同时毙命者有弼卫兵八人马弁一人。良弼久始苏，唤其教读康撰瞿至，谓之曰，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长吁一声，血涌而逝。是役家珍同党均以事前措置有方，未及于难。时袁世凯方谋夺取清室政权，以宗社党作梗，异常棘手，及良弼遇刺，乃私谓庆王奕劻曰，家珍为奉天讲武堂及东三省学兵营教练官有年，二十镇中下级军官多出其门，滦州兵变皆其勾结，今近畿迭出暴举，足征革命党势力已及肘腋，此后祸变将防不胜防矣。奕劻以告清太后隆裕，清室震栗，由是逊位之局乃定。是则南北和议阻力之消除及清帝逊位之决心，实家珍一弹之力有以致之，厥功伟焉。

旅美华侨组织空军始末记

吾国人之组织空军，始于辛亥革命一役，在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举义之前，孙总理已使美洲致公堂黄三德、唐琼昌、朱三晋及同盟会李是男、黄芸

苏诸人合设洪门筹饷局（又称国民救济局）于旧金山，以供国内各省发动军事之需。嗣鄂省军兴，各省纷纷响应。余先期奉孙总理电召，自加拿大至美襄助募款。是岁九月有芝加古埠党员梅培建议组织飞机队，请由筹饷局拨款购机，并雇用美国机师回国参与战事。余及筹饷局诸干事均赞成之，遂委托梅培以购机及延聘机师等事，使就近斟酌办理。惟其时党人咸缺乏航空知识，华侨青年在美国飞机学校肄业者，只谭根、林福元二人。谭属同盟会籍，甫毕业而未取得万国航空执照；林系帝国宪政会会员，由《世界日报》供给学费，余等以宗旨不同，未使约其参加。梅在中美经营月余，雇得美人飞机工程师威尔霍斯（Wilcox）一名，及购置寇蒂斯（Curtis）厂制单翼飞机六架。另有同志学习工程助手李绮庵、余夔二人。威机师之雇用条件为期限一年，工资美金一万元。十月下旬威机师及李余同到旧金山，余与细谈，始知威尔霍斯为一修理飞机工程之专家，并不谙练驾驶之术，若无飞行专家同行，则所购飞机等于无用。乃亲访谭根，请其随机返国，专任空军统领之责。谭以万国航空执照尚未颁到为辞；但允于颁到后立即赶回参加。余等遂不得不令威机师等先期至上海候之。时余已受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饷局三团体之委托，以旅美华侨革命党总代表之名义，回国参与组织临时政府事宜，与威机师等先后率飞机二架莅沪，尚有飞机四架则于两月后由梅乔林等携回。南京政府既成立，各飞机均运抵南京，由总统府拨地开辟飞机场，特令旅美归国党员邝灼等驻守机场四周，以资拱护。二十日后第一飞机装置竣事，然未飞行即已损坏。诂上海各报纷纷记载，竟称余为飞机师，谓冯某第一次试飞，已飞至四千尺以上，孙大总统深为嘉许等语。盖一年前曾有飞行家冯如在粤试演飞机失事，各报以为余即冯如，故有此种误会。某日驻宁美国领事访外交部长王宠惠，谓其夫人毕生未见飞机，欲于定期飞演之日同往参观。王外长以告总统，总统询之于余，余曰：“谭根尚未返国，此间尚无正式飞机师，倘俟飞机装置完善，亦恐无人能飞，暂时似不宜请外宾参观云云。”王外长遂婉辞谢美领事。民元二月第二飞机装置已妥，惟谭根仍无归国消息，总统以有机而乏人驾驶，深为失望。总统府庶务科长朱卓文自告奋勇，谓在美时曾随美机师某凌空数次，大可借此一显身手。及试飞日，余及总统府各职员同往参观。朱卓文周身是胆，毅然登机，诂此机离地不及三尺，即堕地损坏，朱所戴军帽破毁作数片，头部仅有微伤，亦云幸矣。无何南北和议告成，一日孙总统、唐少川、胡汉民及余闲谈，偶及飞机效用事。余曰：“此次由美带回飞机，因余等绝无航空知识，误以为凡飞机工程师皆能精于驾驶，只雇有修机员，而无驾驶员，遂致此机等于完全无用，非常可惜”等语。唐少川曰：“机虽无用，

亦有大效，盖北京各报曾转载沪电，谓革命军飞机凌空数千尺，威力如何伟大，袁世凯即以之威吓清隆裕太后，隆裕为之动色下泪，其退位之果决，此亦原因之一”云。南京政府解散后，美机师即给资遣回本国，此项飞机由朱卓文措置收藏，后无所闻。余任稽勋局长时，尝于民元秋间向袁世凯建议组织飞机队，并荐谭根回国任编练之责。袁飭参谋部向余协议进行，卒无结果。同时谭根在美发起飞船公司，向华侨招股成立，拟遍游檀香山菲律宾各地飞演谋利，纯属营业性质，附股者多国民党员。民二七月赣宁讨袁军起，余于是月下旬脱险出都，莅沪日知谭根方率飞行公司人员在檀香山各埠飞演，遂电该埠《自由新报》转谭，令速携飞机回国参加讨袁义举。谭复电上海《民立报》转余，索汇旅费三万元，余无以应。民三谭率同伙至日本谒孙总理于东京，总理委任谭为中华革命军飞机队队长，谭后游菲律宾，借飞机营利，以得菲岛国民党员之助，获资甚丰，然其为人赋性忌刻，见利忘义，渐与国民党同志不协。民四归粤，在香港、广州等处飞演，哄动一时，粤督龙济光探悉谭与民党颇有渊源，以其属美国籍民，不敢加害，乃诱以巨利，谭为所动，竟与民党脱离关系，而世人亦不齿之。谭得资后，遂抛弃航空生活，优游自得，卒以暴病身死闻。民三旅美国国民党员张洛川、汤汉弼等组织一秘密团体，曰救国社，尝集款训练航空人才，作二次讨袁军之预备，同志之应募就学者，有朱汉彝、刘恢汉二人，均在美西山的古航空学校毕业。乃朱刘等于学成后同改就别业，无志回国服务，殊属憾事。民四五间旅加拿大各埠国民党分部先后派党员至飞行学校肄业，造就航空人才颇不乏人。民五讨袁军兴，居正奉孙总理命起兵于山东潍县，所部有华侨飞机团，以夏重民、伍横贯为正副团长，参与团员多归自加拿大。然成立未久，而袁世凯已伏天诛，各团员未得一试其技。同时旅美国国民党支部亦拨款养成航空人才，先后应募者有李光辉、张惠长、蔡司度、陈庆云、杨仙逸、周宝衡、黄光锐等数十人。民九九月陈炯明自闽回师讨莫荣新一役，张惠长、杨仙逸、陈庆云陆续驾驶飞机轰炸莫军，立功至伟。回忆当日朱执信孙哲生及余等设立机关部于香港东京酒店，密由美国购入飞机数架，使杨仙逸、张惠长、陈庆云等由澳门飞入粤省，一举而攻陷虎门，再举而克复广州。当飞机飞达广州，投炸弹于德宣街督军公署时，莫荣新、郭桩森、杨永泰、李根源等方集桂系及政学系诸首要在公署开军事会议，及闻一声炸弹爆发，乃仓皇作鸟兽散，是为广州有史以来之飞机炸弹第一声，是不可以不纪也。溯自辛亥以至民九，美洲华侨党员组织空军者五次，一为民元南京总统府之飞机队，二为民三美洲救国社之训育航空人才，三是年孙总理对于谭根飞机队长之委任，四为民五山东潍县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飞

机团，五为民九讨桂逐莫之飞机队。第一二三四之四次，或以技术欠精，或以组织缺陷，或以时期过短，或以服务不忠，均不能施诸实用。至民九讨莫一役始奏肤功，今之言空军者，饮水思源，当亦知所本矣。

粤记者陈耿夫被害始末

陈耿夫原名友亭，广东南海县西樵乡人，少读书乡塾，学冠侪辈。稍长，以家贫不能自活，乃之越南海防谋生，初依其戚某在商肆司账。岁乙巳（一九〇五年）旅美华侨冯夏威以愤美政府颁布华工禁约，自杀于上海美领事署门前，各省志士大愤，纷纷组织拒约会及鼓吹抵制美货，以图挽救。耿夫在越南闻之，乃向侨胞尽力提倡，为国内拒约会之声援。侨商刘岐山、甄璧、林焕廷等深为感动，爰假海防台湾街三十二号万新楼为拒约会办事处，风声所及，西贡、堤岸、金边各埠侨胞亦相继发起，耿夫之力为多焉。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孙总理自日本莅河内，越南各埠同盟会次第成立，海防党员举刘岐山为分会长，耿夫为书记。丁戊两年革命军先后在钦州之防城、广西之镇南关、钦州之马笃山、云南之河口等处举义，海防实为粤、桂、滇三省交通枢纽，党人购械运饷，多出此道，耿夫力助刘岐山等措置供应，饷械赖以不梗。戊申（一九〇八年）三月河口之役既败，黄克强、胡汉民暨侨商黄隆生、甄吉庭、刘岐山诸人以不容于越南政府，先后他适，党人历年在粤、桂、滇三省边区之军事活动，遂因而停顿。耿夫亦于己酉（一九〇九年）秋赴香港，访余求相当工作。余乃以《中国日报》记者一席处之。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倪映典以广州新军反正不成，死之。耿夫以在海外宣传革命，功效远不若内地之著，遂决计亲至广州创办报馆，为文字上直接鼓吹。旋发刊《人权报》于城西洞神坊，与《国民报》、《平民报》、《天民报》、《齐民报》、《军国民报》等各倡急激论调，为广州黄花岗一役前后民党报纸一时之盛，耿夫亦视此时代之工作为彼一生最得意事业。及辛亥九月广东反正，耿夫专心在同盟会办理党务，不求仕进，旋同盟会发刊《民谊》杂志，耿夫任编辑人。

民二秋各省讨袁军失败，是冬耿夫亦亡命日本，与余邂逅于东京。尝语

余曰：吾在《人权报》执笔时，洞神坊及十八甫等处各商户，无不识吾姓名。每外出商户及路人多啧啧相指，谓此即某报记者陈某云云。时在座同志夏重民等，皆戏言洞神坊居户应为耿夫建立铜像以志纪念。余亦口占一绝戏赠之曰：“铜像巍峨陈耿夫，洞神坊里大规模，却嫌不及西乡胖，辜负昂藏七尺躯。”盖东京上野公园有日本维新伟人西乡隆盛铜像，耿夫身長休瘦，远不及西乡之肥硕也。民三余在旧金山发刊《民口》杂志，耿夫恒撰文寄余，借笔资自给。未几归香港，与林焕廷等创办《现象报》，大倡讨袁救国之论，以措辞过激，为当地干涉，乃偕鄂同志曹亚伯联袂周游南洋英属群岛，向侨胞力辟暂停革命之说。盖自民四日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款之后，革命党分裂为急进缓进二派。孙总理向领导中华革命党主张急进，谓非倒袁不足以救亡。其他欧事研究会及水利速成社一派，则主张缓进，谓因日人亟图侵略，应暂停革命工作，以免增加时局之严重。耿夫亚伯均属中华革命党，性情刚烈，每至一部，辄向缓进派大肆抨击，缓进派俱惮见之。汪精卫、陈璧君时在槟榔屿，态度暧昧，尤触二人之怒。民四春夏间，耿夫谋在吉隆坡组织报馆，以振作侨胞勇气，各埠同志邓泽如、李源水、郑螺生、李孝章诸人咸乐为之助。将有成议，而袁世凯称帝之一幕竟成事实。国内护国之师，风起云涌，耿夫遂放弃办报南洋之计划，仍奔走香港广东之间，有所尽力。

民五年六月袁世凯暴死，帝制瓦解，耿夫乃在广州续办《民主报》，以敢言称。时政学系有言论机关曰《中华新报》，容伯挺为总编辑，中华革命党在粤毫无势力，独耿夫以私人资格挺身作老民党喉舌耳。民六七月孙总理率海军南下建树护法军政府，桂军阀陆荣廷、陈炯明、莫荣新等深恐粤省地盘动摇，事事加以阻挠，耿夫联络广州报界公会竭诚拥护总理，高唱粤人自治之说，大招桂军阀所忌。民七七月政学系杨永泰及粤督军莫荣新非常国会议长吴景濂诸人合谋推翻军政府，改组大元帅一职为七总裁制，孙大元帅因而去粤。耿夫屡著论斥总裁制为不法，辞甚激烈。时任粤财政厅长为杨某，与督军府参谋长郭某，皆政学会重要分子。杨某尝函聘耿夫充财厅参议，为耿夫所却，知其不屑就范，意甚衔之。会桂系军政界内发生嫌隙，桂籍国会议员曾彦、蒙经皆出身同盟会员，因事与督军府参谋长郭某大生意见，适桂籍驻军将领亦有二派，反对政学系一派忽发布宣言，排击郭等利用军人祸害粤桂之种种罪状，耿夫遽以此匿名传单转载报端，杨某阅之，遂乘机借图报复，即与郭某同向莫荣新进言，谓陈某屡次造谣扰乱军心，非立处重刑，不足以示警。莫荣新谓陈某是老革命党，若杀之，恐孙某见怪，杨某谓□炮已离粤，彼等现皆失势，殊不足虑，请下决心等语。莫